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许 科 检校 冯 赤 张 勇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观察 GUANCHA

更是九一八抗战！

本报报道组

写在前面

九一八事变爆发已95年。

时间虽远，伤痕犹在——那些嵌入民族肌理的痛楚，每一次回望都历历如新；而先辈们不屈的脊梁，却因岁月磨洗而愈显巍峨。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就此发动。

那一晚，山河失色，中华民族坠入至暗时刻。

但中国人民从未低头。从北大营爱国官兵奋起还击，到中共满洲省委次日发布抗日宣言，东北儿女于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长达14年的顽强抵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这是历史赋予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定位，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忽视的坐标。

95年过去，中国早已告别贫弱，但铭记历史并非沉浸于苦难，而是为了在行进中保持警醒。那些长夜里的坚守、绝境中的赤诚，早已融进民族的血脉，化作一代代人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又是一年九一八，长鸣的警报声里，铭记既是回望，更是警钟。

本期特别报道聚焦九一八作为抗战起点的重大意义，重温白山黑水间的英雄壮歌，从历史深处汲取奔赴未来的力量。

愿我们永远铭记：九一八，不只是一段苦难记忆，更是一个民族14年不屈奋起的起点。

9月的沈阳，秋意已深。位于柳条湖附近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场重要的展览做最后的布展。展板上，一份泛黄的宣言复制件被郑重展示——那是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展板上的一行文字格外醒目：“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率先挺身而出，高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202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正式开展，而在展览启幕的数日前，“九一八抗战爆发95周年学术研讨会”已在辽宁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沈阳，围绕这段烽火往事展开深入研讨。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学术交流的碰撞中，将“九一八”与“抗战”紧密联结的声音，正变得愈加响亮。

站在95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九一八，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一夜的枪声，从未沉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一声巨响撕裂了夜的宁静。

日军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率人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重炮掩护下从西北角和西南角攻入北大营。

长期以来，“北大营守军未做抵抗”的说法广为流传，仿佛那一夜中国军人毫无作为。然而，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正在修正这一认知。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研部主任高建洋细考证了北大营突围战的细节。她说，在上级“不许抵抗”的命令下，爱国官兵的义愤和血性从未泯灭。日军进犯过程中，北大营爱国官兵从始至终进行了有效抗击，并成功组织了突围战，给日军造成了一定伤亡。

“北大营爱国官兵的枪声证明，中国人民的武装抵抗始于1931年9月18日当晚。”高建说，“九一八，不是‘前奏’，而是抗战正史的‘第一章’。”

这一夜，沈阳城内的警察队伍也在战斗。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率领沈阳警察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无奈寡不敌众，无法阻止沈阳城的陷落，但那些枪声，已经向世界宣告：这片土地上，有人不肯低头。

抵抗，从未停止。

在长春，宽城子驻地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围攻，孤军苦战。营长傅冠军及多位连长、士兵为国捐躯。南岭兵营的东北军守军坚守营地，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在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头和三间房等地顽强抵抗。江桥抗战期间，日军伤亡逾千人。

在哈尔滨，李杜、丁超等将领率部与日军激战。1932年2月4日，部队与进犯敌军激战，抗战官兵“皆死命御敌”。虽然哈尔滨最终陷落，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抵抗，已经载入史册。

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在《再论“九一八抗战”》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这些战斗：北大营突围战、江桥抗战、锦州保卫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东北军民“极大地消耗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推迟了其侵华战争的进程”。

与此同时，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高鹏振在新民姚堡乡沙岭岗子首举义旗。唐聚五在桓仁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兵力发展到20万人。至1932年夏天，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约50万人，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这些战斗，已经远远超出“局部抵抗”的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抗战正史的开篇。

一个概念的学术正名

长期以来，“九一八事变”是公众最为熟悉的表述。然而，在近年来的抗战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九一八抗战”这一概念。

这并非简单的词语替换，其背后是历史认知的深刻转变。

“九一八事变”指的是日本发动侵略的事件本身，其主体是日本侵略者，性质是侵略；“九一八抗战”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行动，其主体是中国抗日军民，性质是反侵略。

这一概念辨析的核心，是将抗战起点的判定标准从“侵略事件的发生”转向“抵抗行动的开始”。

高建在研讨会上深入阐释了这一转变的理论意义：“如果理解为‘九一八事变是起点’，则起点是一个被动承受的事件；如果理解为‘九一八抗战是起点’，则起点是一个主动反抗的行动。”这一转换看似细微，实则根本——它意味着抗战叙事从“被动承受国难”的旧框架，转向“主动奋起抵抗”的新范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在第二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立即秘密印刷，连夜张贴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这份宣言，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受侵略国家发出的第一份正义宣言。它响亮地提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这份宣言严正声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为东北民众指明了斗争方向。它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使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恐怖阴影下的沈阳乃至东北民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引领下，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相继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珠河等十余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2月，各路抗日武装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建成11个军。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忠实介绍了磐石在14年抗战中的特殊地位。磐石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最早探索和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磐石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策源地，”王忠实说，“杨靖宇支队，其前身就是在我们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改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汪朝光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指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抗联将士能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从“国难”到“起点”

“九一八抗战”概念的确立，与“14年抗战”史观的形成密切相关。

1991年，辽宁党史研究室谭毅研究员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九一八抗战”概念。此后，有关“九一八抗战”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2017年，教育部明文要求中小学教材将“8年抗战”全部改为“14年抗战”，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标志着“14年抗战”史观从学术共识上升为国家叙事。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论述为“14年抗战”史观提供了权威依据。

“从‘国难’到‘起点’，这一认知的转变，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是作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进入近代史，还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反抗者’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历程。”高建说。

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则从研究现状出发，指出了当前九一八研究存在的不足。他认为，研究阶段不均衡、研究内容分散、研究视野有局限性、研究理论薄弱是主要问题。“我们对于九一八事变还没有构建出一个不同于日本的研究体系来，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在座学者深思。”他特别强调了东北学者在抗战史研究中的贡献，并期待在九一八百年之际，学界能够推出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的结尾部分，有一段令人动容的结语：“从九一八事变的蓄谋已久，到14年抗战的血泪交织，展览中的每一份档案、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实物，都是不可磨灭的铁证。这些无可辩驳的‘真相’，无一不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向全世界宣告：真相昭然若揭，历史不容篡改。”

九一八，不只是“事变”，更是“抗战”。

这一认知的转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时间起点的重新划定。从叙事主体看，它推动抗战叙事从侧重政府作战记录，转向全民、全民族的完整抗战史书写；从叙事逻辑看，它完成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奋斗”的转变，将抗战的起点和动力源泉归还给人民的自发抵抗；从国际视野看，它完成了从“中国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起点”的拓展，使中国从“被卷入战争的受害者”转变为“最早奋起抵抗的先行者”。

正如高建所说：“‘九一八抗战’的叙事转变，在国际上是争夺历史解释权，在国内是缝合历史记忆。它既不鼓吹复仇，也不回避屈辱，而是将‘苦难’转化为‘抗争的起点’，将‘局部’升华为‘世界的意义’。”

站在九一八事变9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在觉醒中凝聚力量，在自强中守护和平。

从“国难”到“起点”，从“事变”到“抗战”，这一叙事重构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告诉世界，中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始于1931年，持续14年，牺牲巨大，不可替代；它也告诉国人，中华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尚且能够奋起抵抗，在今天更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走向伟大复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九一八的警钟再次鸣响，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的主题雕塑。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2方面军部分指战员。

东北抗日联军炸毁的日军军列。

东北军在大虎山设立的防线。

从“国难”到“起点” 中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始于1931年，持续14年

九一八，不只是“事变”，更是“抗战”

抗战正史的“第一章” 构建出一个不同于日本的研究体系

与“14年抗战”史观的形成密切相关 **将“局部”升华为“世界的意义”**

东北人民抗战14年大事记

1931年

1931.9.18：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

1931.9.22：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组织抗日武装，直接打击入侵者。

1932年

1932.3：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扶持操控逊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担任“执政”。

1932.4.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1933年

1933.1：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

1933.1.26：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4年

1934.3.1：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执政”溥仪登基成为“皇帝”。

1934.7.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5年

1935.8：中国共产党起草《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1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936.2.20：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武装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此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

1937.7.7：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战开始。

1937.9.23：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38年

1938.11.5：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全体东北同胞发出慰问电。

1939年

1939.8.1：中共北满省委发表《告北满全党同志书》，提出动员民众，武装群众，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响应国内抗战的斗争策略。

1939.9.1：德国出动160万人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年

1940.1.24：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在苏联伯力召开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940.2.23：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1941年

1941.12.8：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12.9：中国正式向德、日、意宣战。

1942年

1942.1.1：中、苏、美、英等24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1942.8.1：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北野营正式成立，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镛，副参谋长崔石泉。

1943年

1943.11.22至11.26：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1945年

1945.7.26：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8.8至8.9：苏联对日本宣战，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8.15：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9.2：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盟国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资料来源：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展”

讲述 JIANGSHU

一位沈阳青年的九一八回忆

本报记者 田 勇

在浩如烟海的抗战史料中，记者翻阅到一张泛黄的老报纸——《救国时报》第一二三至一二四期，出版日期为1937年9月18日。这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报纸，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阵地，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对外发声的重要喉舌。这一天的第十二版上，一篇题为《回忆“九一八”那一天！》的文章，引人注目。

1937年，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平津危急。这篇文章的作者“罗云”，是一位在沈阳长大、被迫流亡的东北青年。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他以笔为枪，完成了一次对日本侵略者的沉痛控诉与悲壮抵抗。透过这些沾满血泪的文字，那段痛彻心扉的故土记忆与不屈抵抗，穿越烽背，跃然眼前。

在罗云的记述里，事变前夜的沈阳早已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爱国学生奔走宣传，街头报刊登载警报，“日本蛮横日甚”的消息传遍街巷。

文章还原了那一夜真实的抵抗。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遇了中国官兵的反击，面对上级的“不抵抗令”，驻守的官兵在两难之中奋起还击。南满铁路附近，两连骑兵与日军激战，奋力击退敌人，自身也付出巨大牺牲；沈阳城内，工业区的警察直面来犯日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抵抗，多名警员壮烈牺牲。罗云亲耳听见，街巷之中百姓奔走哭喊，却依然有人高声呼喊：“上那里去呀！上那里去呀！”这是危亡时刻普通民众本能的反抗呐喊。



观众参观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日军攻占沈阳城之后，野蛮的掠夺与屠杀接踵而至，罗云以亲历者的笔触记录下一幕幕惨状：日军抓捕了21名西装青年，用绳子拴在一起，青年们奋起反抗，却被日军用刺刀乱扎，鲜血染红全身；小南门里一位老秀才，因日兵强暴其未嫁女儿，愤而举菜刀劈砍，一家三口惨遭日军杀害；大西关一名抱着5岁孩子的年轻女子面对强暴拼命反抗，日军竟将幼童两脚提起，从二楼扔下活活摔死。

在无尽黑暗之中，抵抗从未停止。罗云记述，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人秘密组织反日运动，他自己也寻机离开沈阳，投身救亡斗争。回望故土，罗云没有沉溺于悲痛，他在文末写下了坚定的信念：“所幸六年来血的教训已经使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去进行抗日战争了。纪念‘九一八’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不同于官方战报对战役的记录，这篇来自普通沈阳青年的回忆有着独有力量。它记录的不只是北大营的枪炮、兵工厂的损失，更是普通人在侵略面前的两种姿态：既有国土沦陷的苦难，也有官兵、警察、百姓自发的奋起抵抗。

远在巴黎印刷的《救国时报》，将一名沈阳青年的故乡记忆送到海内外读者面前。在日军严密管控舆论，竭力掩盖侵略罪行的年代，这样一篇亲历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它把沈阳城的真相从沦陷的黑夜里打捞出来，向世界展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传递中国民众决不屈服的抵抗意志。

近百年过去，再读这篇旧文，纸上的悲愤依旧有千钧之力。

现场 XIANCHANG

让侵略者的石碑永远倒下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场上，标志性的残历碑高高矗立；而在广场东侧，几方石碑却倒伏在地，与挺拔的纪念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走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这些都是日本人当年立的石碑，为什么不拆掉，反而特意摆在这里？”人群中，一位外地游客望着地上的石碑，轻声问同行的人。旁边一位带着孩子参观的沈阳母亲俯下身，温柔又坚定地对孩子说：“这些是侵略者的石碑，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愤怒的沈阳百姓推倒了。让它们永远躺着，就是要把侵略的罪证永远留下，提醒咱们不忘历史。”朴素的话语，让在场的人纷纷点头，驻足沉思。

据了解，这批倒伏的石碑都是伪满殖民时期的遗存。当年，日本侵略者为美化侵略、宣扬“战功”、推行殖民文化，立起了这些石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条湖爆破地点碑，俗称“炸弹碑”。它是1938年日本关东军专门修建的，造型像炸弹尾翼，原本竖立在柳条湖爆炸现场，用来歪曲史实、伪造“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的谎言，欺骗国际舆论，为侵略行径洗白。

此外，陈列的还有“奉天忠灵祠”石碑、满洲事变殉职社员纪念碑、铁道警备犬之碑等。“奉天忠灵祠”石碑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题字，专门祭祀侵华日军阵亡人员，大肆美化侵略战争；各类日式碑刻、神社遗存，这些石碑是日本在东北推行文化殖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直接物证，见证了14年殖民统治对东北大地的精神侵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奴役的沈阳民众自发推倒了美化侵略的日伪石碑。曾经被侵略者用来炫耀霸权的石碑，轰然倒地。此后，这批石碑陆续入藏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它们没有被修复，更不会被竖立，而是以永久倒伏的姿态露天陈列。

立起是侵略标榜，倒伏是正义审判。不同于新建的纪念雕塑，这批石碑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每一道斑驳痕迹都是不可抹除的侵华铁证。刻意保留倒伏姿态，是博物馆独特的叙事方式：侵略者妄图镌刻的所谓“荣光”，终究被人民的正义力量击碎；昔日的殖民标志物，如今成了警示后人的教科书。

游客们纷纷驻足端详这些倒伏的石碑，不少家长借此给孩子讲起九一八的烽火往事。碑石无声，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它告诉每一个人：侵略者妄图永远竖立的，终将倒下；而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永远挺立。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场上陈列的倒伏石碑。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请浏览专题更多内容